

往事

□孔祥秋

枣树是往事，粗的一棵，细的一棵，都是那么深沉，让人觉得有旧事可想。

城市没有往事，城市自然也就没有枣树。

早些时候，在很多人眼里，城和乡，是社会的两极。

乡村的草木向阳而生，都是踏踏实实地结果。乡村，以果煮粥。城市的植物逐月而长，一丛一丛都是花开浪漫。城市，以花酿酒。

说实话，乡村哪有什么花。麦子、谷子、大豆、高粱、玉米，它们那算是开花吗？棉花花开得算大的了，但村里人说的棉花，可不是那棉花花，而是说的那果实一样的棉花铃里吐出的絮。

乡村不开花，尤其是我们的村子，一棵梨树、苹果树都没有，唯一与果树有点形似的，大概也只有枣树了。但枣树野野地在房前屋后一站，无人入眼，更无人入心。枣花不是花，枣才是核心，到了农历七八月，人们才抬起头来看看枣树的枝丫，七月十五枣红肚，八月十五枣上屋。这时候，该打枣了。这多像出嫁的女子，仅仅红红火火这一回，名字从此就成了无人提及的往事，被喊作谁谁家里的、谁谁他娘。

乡村女孩的名字，都是这枣花一样，开，在枝头无色，落，归了根无声。那么多的小丫头，被叫作臭臭、臭妮。其实，细细想来，这还真不是低调，而是传统观念里的漠视，所以名字才起得那么随意。当然，男孩子的乳名也土、也贱，可那不是草率，而是家人反复斟酌的，一喊一唤的腔调里，透着骨子里的呵护和喜爱。

远在《诗经》时代，就有了“弄璋之喜”“弄瓦之喜”。这明显是期待男孩子宝玉在手，可锦绣可富贵；而期待女孩子手有纺锤，日后可纺可织。漠视，是久远的，也是根深蒂固的。

女孩就是这样，没人疼没人爱地一路走来。

那年新生入校，来了一位女同学，她的言谈举止都有远意。知道我是成绩榜上的第一名，她说，要看看我的试卷，忽然就俯在我耳边低声说：“我的小名叫香妮。”这名字，是乡间里难得一见的张扬，我好不惊讶。

她，来自远远的小城，只在乡村里短短地寄居，又归去了远远的小城。她是我少年的乡村里唯一一闪而过的花香。现在想一想，大概就是那时候，我的心里就有了去城市看一看这蠢蠢欲动的念头吧！

多年之后，我把乳名塞在墙角的砖缝里，我想让这乳名成为往事。

父亲和母亲是惊讶的，他们觉得，我应该寻一个枣花一样的女子。枣花，总是错过春天，却从不肯错过秋天，呆呆的拙，却结甜甜的果，这就是人生的圆满。为此，父亲几次骑了自行车，来到我打工的城市，在单位门口，抽一袋又一袋的烟。父亲又黑又瘦，蹲在那里，像一棵枣木桩子，那么老，那么丑。

我到了更远的城市，父亲骑自行车到不了了，而且他年纪也越来越大。那年年底，他托人捎来一包大红枣。这应该是他最大的努力了，我却依然没有回去。

父亲更老了，身上的病也多了起来，我不得不一次次从远远的城，回到那远远的村。那次刚到家门口，遇了邻家的嫂子，她笑着对我说：“你要是娶了俺家枣花妹子，就用不着这么慌慌张张地跑了。”

嫂子很实在，真就是一粒枣花。枣花的云朵，就是炊烟，亲近着屋檐；枣花的流水，都在沟渠，一闪一闪地绕着一方一方的庄稼。我脚下的万水千山，在她的眼里，其实就是匆匆忙忙，忙风忙雪，忙来忙往。候鸟多苦，还是留鸟安稳，哪怕是吃的是秕谷、喝的是坑塘里的水。鸡鸭，是最踏实幸福的留鸟。

那时，我只是笑一笑。

妻子叫梅，生在与城相依的地方，她的想法有些幽远，大半辈子了，我理解起来还是常常有些偏差。这让我很是愧疚。

古人说：四十不惑。五十了，我才慢慢觉得，自己努力几十年，其实和父亲一样，是棵枣树，不过借了城市半生的朝朝暮暮，似乎应该和枣花更亲近一些，有时候真想放开喉咙喊一声枣花。梦里，我常常站在一棵矮矮瘦瘦的枣树边，枣树枝子上挂一缕炊烟，像是母亲的白发一样，慢慢飘动着。我伸过手去，却被树上的针狠狠地刺疼了。

该回家看看了。

侄子站在大门口，让他的几个女儿和我来相认。喊她们的名字，像数点一朵一朵花开。

又是时隔多年，站在侄子家的院子里，看那墙边窗下，种了许多不结果的花，有紫薇、有牡丹、有月季。枣树，村子里已经无人栽种，难得一见了，偶然有一棵，都是往事的遗老遗少。

枣树，真的成了往事。念叨枣树的我，其实也已成为往事，实实在在地有些老了。

一孔之见



诗一首

□季川

爱睡纸盒的“牛”

□拂尘

如果我有什么值得拿出来炫耀的东西，我想大约只有牛了。作为一只蠢萌的法国斗牛犬，它具有这种犬种所有的特质，非常有趣可爱。

不知是因肥胖而嗜睡，还是因嗜睡而肥胖，反正牛绝对是个爱睡觉的胖子。它多数时间都在睡觉，而且睡得昏天黑地，翻着白眼，打着呼噜，伸着舌头，样子一点都不雅观。它仗着家人的宠爱，慵懒、高冷，对我们都爱答不理。

它对陌生人倒不设防，见谁都自来熟，又摇脑袋又晃腕，还竖起前爪让人抱，那副过度热情的样子，令我这做主人的好不难堪。一次，家里来了修水管的，它跑前跑后“帮忙”，怎么抓都抓不住。人家修完水管要走，开门的工夫，它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。我们那一通找呀，老鼠洞都瞧了。猜，它去哪儿了？端端正正地坐在人家车座上呢！我经常说，如果家里进了贼，牛肯定会先帮贼搬东西，最后再把自己搭上。

牛是典型的起床困难户，叫都叫不醒的那种。它舒舒服坦躺在纸盒里，侧着身子，头搁在纸壳上，脸挤得变形也不动一动。叫一遍不睁眼，叫两遍不睁眼，叫半个小时，还在睡，我怎么也叫不醒一只睡在纸盒里的牛。为此，我还在抖音上受到不少爱法斗人士的攻击，说我虐待牛，连个窝都不舍得给它买！我要告诉这些好心人，是牛自己喜欢睡纸盒，大概他们也是不信的。其实，连我都搞不懂，牛为何对纸盒如此情有独钟。自从有了牛，我母爱泛滥，窝、玩具、衣服，买了一堆又一堆。除了玩具，牛对窝和衣服都不感兴趣，窝还偶尔光顾一下；衣服，可就反感透了。穿上要么不动，跟尊摆件似的，只斜着眼瞅我，要么想尽办法，又撕又扯，非脱个精光。

牛只要见了纸盒，必须得一屁股坐上去，哪怕是不大的鞋盒也不放过。它把肥屁股调来调去，直到盒子裂开缝，它才勉强把自己塞进去，样子很自得。纸盒易得，什么装奶的、盛书的、放点心的，没它不喜欢的。我家客厅、卧室、阳台、厕所，都放着纸盒，以方便它走哪睡哪。睡腻了，就拿来当玩具，撕着玩，它大概明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道理。

在家喜欢也就罢了，出门也念念不忘。有一天，牛走到垃圾桶旁，一眼瞥见一位老人从垃圾桶里拿出个纸盒，它会意地看看我，飞奔而去，趁老人翻垃圾桶的工夫，叼起纸盒就往家跑。老人被它搞蒙了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我那个气呀，真真颜面扫地。

这头牛，哎！



落叶的感应

从第一片到最后一片
从情绪化到遵从规则
落叶都具备优秀的品质

像极了一个人的黄昏
苍老的只有身体
而思想与灵魂
还可以继续飞翔

由此上溯，落叶的前生
应该是从容不迫的
而今生又何尝不是
如此完美地谢幕

秋雨的一生

那日，我还在匆匆赶路
第一场秋雨说来就来了
简直防不胜防

也许阳台的窗户还来不及
关上，也许一片落叶的
思考还没有完成
也许，梦里的期待
正在路上拼命地奔跑

秋雨说来就来了，它的一生
不轻不重，不紧不慢
正好落在我中年的
头顶与肩上